

全華叢書

全華叢書

玻璃瓶兮道無所損名益貞兮游風鼓扇塵冥冥兮
我思哲人涕泗零兮請勒琬琰示吾銘兮

佛光普照大師塔銘

佛光普照大師示寂於天童景德禪寺時元明良公
方主寺事爲師四眾持服如喪住持禮越七日用旛
幢香華導引靈龕於太白山之陽除地爲埧行西方
茶毗之法火方舉忽有物飄洒晴空中似雪非雪如
雨非雨視之非無搏之非有霏微繽紛離地卽隱盤
旋烈焰之上至火滅乃已蓋天華云師自幼齡常中

夜跏趺習爲禪觀母惡之推其使仆輒達旦不瞑年
十六依傳法寺僧希顏于杭旣鬻落受大戒於昭慶
惠律師已而希顏使司米鹽細務師嘆曰離家爲求
道耳苟羈縻於此何異狗苟蠅營者邪乃潛行大江
之西見南澗泉公於雲居泉公命入堂師繼遷掌藏
鑰師晝夜繫念無須臾間斷一夕松月下照起步簷
隙間巖泉泠泠然微有覺觸遽往白之泉公泉公謂
曰此間尋常設施不足發子大機大用古林茂禪師
乃橫川嫡嗣見道最真今住饒之永福子當往依之

師卽擔簦啓行旣至古林問曰爾來欲何爲師曰正
爲死生事大特來求出離爾古林曰子明知四大五
蘊是死生本根何緣入此革囊耶師擬議欲答古林
以錫杖擊之師豁然有所悟入自是機辨峻絕縱橫
自如古林器其爲人命居第一座未幾古林遷建康
之保寧挾師與俱仍命居前職踰一年回浙中會月
江印公蒞湖之道場法席之盛震于東南請師分座
說法大眾莫不悅懌至正壬午行宣政院命長明之
瑞雲山清涼寺學徒奔湊機鋒相加如兔走鶻落瞬

目輒失有沙門至問對未竟以手拍地而笑師曰滯
貨何煩拈出邪沙門噓一聲師厲聲喝之沙門有省
而去其應機接物皆刊落支流直造根源故所證者
如目覩所藏物而手採取之識者謂得古林正印師
住清涼一十五年始退隱東堂影不出山凝塵滿席
晏如也良公法中之猶子迎歸天童之此軒俾首眾
舉揚法要未幾謝事一旦示微疾左右具觚翰請書
偈師舉手指心曰我此中廓然也何偈之爲明日請
兩序諸比丘與之言別卽端坐憑几握右手爲拳以

額枕之而逝實甲辰八月二十七日也經七昏旦容貌明潤捫其頂猶溫壽八十五臘七十初師就火葬獲舍利如珠璣者頗眾以某年月日建塔於瑞雲山之西岡藏焉師諱茂字實菴別號松隱族鄭氏世爲奉化儒家父季母胡氏所度弟子曰某曰某師爲人篤實無僞於道有聞一時諸大老若平石砥公古鼎銘公了菴欲公皆推師爲甚重銘公至謂師抱負於古先一軌導諸未悟咸廓本真達摩之道賴以不墜則師之道從可識矣今其可見者有語錄一編行于

世良公恐師懿行日就泯泯乃具爲事狀其法嗣清
守遂持來京師請濂爲之銘濂聞方策所載靈僧示
滅多有天花之祥或者遂謂大乘境界去來無跡奚
以神異爲事殊不知未習澆漓人懷厭怠苟無以聳
動瞻視何以表真悟而啓正信哉示現微權固與諸
法實相同一揆也有如師者其事蓋無讓於古銘以
昭之庶幾無愧辭矣銘曰

我聞如來演說般若天雨寶花繽紛而下巖巖普照
諸佛之子依佛倣佛乃亦有此豈非天龍及護法者

欲警有情使之四洒應感之機非由外鑠風動籟鳴
實自中作曷以明之法因心悟表彼空華以無著故
何有四大何有五蘊一空之餘諸法銷貫如大寶鏡
罔不含攝隨物賦形了無餘跡宴坐雲峯學徒川赴
孰不清涼如飲甘露末法瀾奔師其底柱胡爲西歸
空存遺履有宰堵波中藏設利佛光煒然羣昏咸賴

杭州靈隱寺故輔良大師石塔碑銘

有序

洪武四年正月十六日靈隱釋氏大師滅度報年五
十又五僧夏四十龕留五日頂有暖氣體貌如生又

二日用闍維法從事齒牙堅潔舌根紅潤皆無壞者
及火既滅諸設利羅珠圓玉璣將至盈升四眾爭取
灰燼爲盡其弟子某等涕淚悲泣攀號無從於是俯
從世禮以是年某月日瘞骨於歸雲塔中實在寺東
偏若干步初大師未告寂之先以書屬後事於其同
門今天界善世禪師泐公曰吾大期已至子宜速還
若稍遲遲不復相見矣時公留姑蘇謂大師精神尙
彊豈遽如其所言及治任來歸大師火化已數日矣
公於塔前自誓必期有以白大師之行傳芳不朽垂

範將來乃加評隲輯成簡編持示其友金華宋濂曰
是大師也始終俊偉不愧龍象子通吾宗其言當見
信於世盍爲文揭之塔上然公以叢林碩德位冠五
山護持正法不翅堅城乃不屬之他人而惟區區是
託非相知之至深邪其又何辭大師諱輔良字用貞
其號曰介庵蘇州吳縣人姓范氏文正公之十葉孫
也父諱伯和母鄭氏大師誕鍾粹氣聰悟夙發見浮
圖氏書輒躍然朗誦若所素習有挾相形術者謂其
父母曰是兒骨骼清聳緊峭恐非世間法可縛若使

之學佛必能弘大宗乘矣父母方鍾愛不信其言大
師之里多阿蘭若大師日與羣童遨遊其間徘徊愛
慕終日不忍去父察其志與相者言合乃謂之曰在
昔范蜀公好與名僧交嘗勉圓悟勤公參叩道要卒
爲天下禪宗吾能惜爾而不使遂其志乎年十五俾
從同里迎福院僧壽彌薙落及受其戒卽慨然曰學
佛將以明心心非師無以示肯綮終日牆面可乎去
從北禪澤法師習天台教觀所謂三乘十二分研其
精華攝其密微充然若有所契士瞻杓公時住天平

山白雲寺蓋范氏所建以奉先者大師數至其間
士瞻誨之曰敎乘固當學若沈溺不返如入海筭沙
徒自困耳何不更衣以事禪寂乎大師曰吾將焉從
曰笑隱訢公見主龍翔集慶寺其道大被東南縉白
信從如子歸母朝廷嘉之賜以廣智全悟大禪師之
號汝曷不往依焉於是大師往見廣智卽以全器法
寶期之問答之際棒喝兼施弦發而箭馳雷春而電
掃剎那之頃凡情頓喪雖未至清淨覺地而所入正
塗超然出於物表他日廣智再有所問大師發言愈

厲廣智笑曰得則得矣終居第二義也大師弗懈益
虔久之遂契其心法雲空川流了無留礙尋掌藏鑰
於四明阿育王山與住持石室瑛公縱橫相叩擊石
室極推譽之至正壬午行宣政院檄大師出世嘉興
資聖寺陞座說法終歸恩於廣智云時大師年始二
十又六眾頗易之大師殺衣黜食爲脩建之計崇基
廣構文甍雕甍金碧燦然前後相照往來觀者始皆
信服居十三年遷越之天章僅閱四春秋移杭之中
天竺其傾嚮者益多有踰資聖天章時會海內大亂

兵燹相仍南北兩山諸刹皆化於烈焰靈隱古稱絕
勝覺場涼烟白草淒迷於夕照之間過者爲之慨嘆
康里公爲江浙行省丞相妙柬名僧能任起廢者莫
大師爲宜遣使者命居之旣至翦剔荆叢葺茅爲廬
以棲四方學者雖當凋零之秋開示徒眾語尤激切
其言有曰達摩一宗陵夷殆盡汝等用力如救頭然
可也然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於一毫端可以周知如
知之變大地爲黃金受之當無所讓否則貽素餐之
愧矣歲月流電向上之事汝等急自進修參學之士

多有因其語而入者化緣既周手疏衣貲入公帑散
交游及治喪斂之事顧謂左右曰翼日巳時吾將逝
矣及期澡浴端坐書偈而歿大師四坐道場解結發
覆如利刃之破罨索甘露之灑稠林無不斷絕無不
霑潤故所度弟子心果等若干人說法住山明宗等
若干人頗號繼跡重輝者也大師性簡直雖面折人
過而曾中無留物與人交無少長一以誠相遇所造
偈辭初不經意而語出渾成有若宿構舉揚大法不
務緣飾而西來之旨自明復以淨土觀門苦海舟航

時兼脩之未嘗少怠其所見蓋卓然云嗚呼道行無
跡妙極無象求而卽之胎契本真未定之先則萬緣
鼎沸發慧之後則一性洞虛所謂不用其力而無所
不力則神器化於玄冥而忠信發乎天光矣有如大
師和粹外形淵懿內朗造請之間因言懸解證不染
不遷之域泯差別次第之門非上智宿植惡乎至此
哉濂也不敏蚤從諸老游欲假般若爲宅心之地夙
障已深竟爲世諦文字之所纏縛雞鳴而起唯俛俛
逐物而已操觚而銘大師之塔豈不惕然以自憐悵